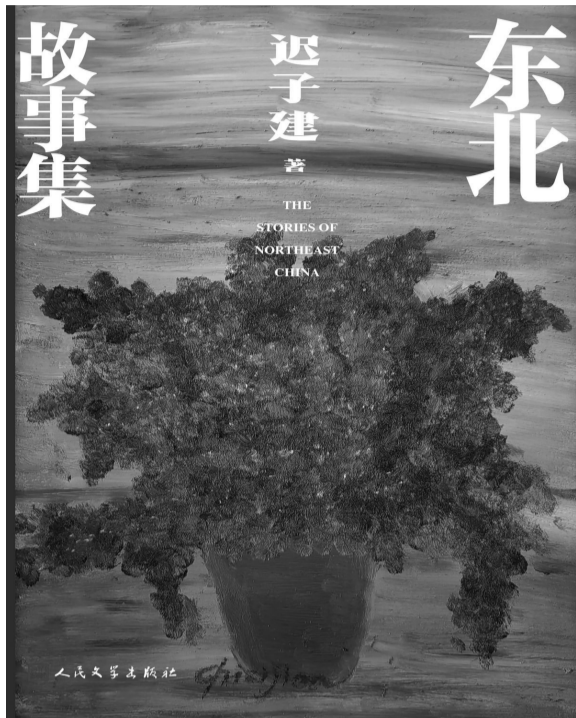


迟子建全新作品《东北故事集》出版

万吉镇在乌苏里江下游



《东北故事集》迟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跟我说的这个小镇在乌苏里江下游，叫万吉镇，所住人家多是打鱼的和养奶牛的。我说只知道有个抓吉镇，万吉镇在哪儿？

“万吉镇当然在万吉镇呐，就像你的屁股一准儿在你胯骨下，不能跑到你脖子上一样。”揶揄我的是个四十上下的人，自称乌苏里江摆渡人，她长脸，高颧骨，中分直发，穿一条紫色麻布长袍，戴一串木珠项链，脸很黑，一双狭长的眼睛深藏着磷火似的，幽光闪烁。

她什么时候进的江鲜小馆我不知道，因为我压根儿没听见脚步声，她就飘落在我对面的长凳上了。她仿佛老相识，跟我眨眨眼，挑剔我不会点鱼，说这时令不该点马哈鱼，名气虽大，却不是新出水的，倒不如雅罗和船丁子新鲜好吃。她说话时喉咙像塞着团棉花，哑腔哑调的。

我是陪领导来饶河工作调研的，下午去过小南山遗址考古挖掘现场，三天的工作日程也就结束了。沿着微雨后湿滑的土路下山时，我望见山下水墨画般的广阔湿地上，有两只白鹤翩翩起舞，大秀恩爱，这动人的情景令我想起麦小芽，她离开我十二年了，虽然四年前我再婚了，现任妻子贤德淑惠，待我不错，但在我成功或是悲哀时刻，特别想与人分享喜悦或倾诉苦闷时，心底呼唤的名字还是麦小芽。她是个历史学者，在一次田野调查中，遭遇特大山洪，被波涛卷走，从此后我见着所有的江河，都委屈万分，觉得它们辜负了我的爱情。我太想在乌苏里江畔独享一个黄昏，喝上一顿酒，隔着遥远的时空，和麦小芽说说悄悄话了，所以下山后我跟领导谎称自己有个姑妈在饶河，多年不见，想去探望一下老人家，晚饭就不随团吃了。领导再有半个月就退休了，饶河是他任内最后的公差，一向傲慢和冷漠的他，骤然变得开明而亲民，他微笑着说你去吧，给你姑妈带好，晚上早点回来，明天咱们就回哈尔滨了！

从小南山下来，我像出笼的鸟脱离团队，奔向乌苏里江畔，择了片柔软的沙滩坐下，迫不及待地摘下口罩，让江风亲抚我的脸，望着这条波光粼粼的向北流去的江，边晒太阳边抽烟。

初秋的阳光像一束束丰收的麦穗，有股说不

出的芬芳，让人有收割的欲望。我给麦小芽点了一颗烟，放在鹅卵石上，淡蓝的烟雾云图一样铺展开来，仿佛她真的吸了。麦小芽嗜烟如命，我们在一起最惬意的时光，是晚饭后对坐着，沏一壶热腾腾的茶，吞吞吐吐地神聊。人们都说吸烟伤肺子，但麦小芽说肺子经由烟熏，这块鲜肉就变成了腊肉，腊肉比鲜肉耐储，所以她认定吸烟能铸就铁肺，百毒不侵。我们偶尔吵架了，所道歉的方式，就是给对方点上一颗烟，悄悄说：“咱熏腊肉吧”，这比献上玫瑰和热吻管用，矛盾随之烟消云散了。

天色由明媚变得暗淡，我默默和麦小芽“熏腊肉”至黄昏，留下两堆烟蒂，一堆是我的，一堆是她的。我取一颗麦小芽的烟蒂，多想发现她湿漉漉的唾液啊，可是没有，烟蒂焦干，像一堆冰冷的子弹壳，仿佛告诉我它们来自死神的世界。我把两堆烟蒂合在一起，没舍得扔进垃圾桶，而是揣进裤兜，去江畔寻吃鱼的地方。

那条街上装饰华丽的江鲜大酒楼有好几家，而我惯于钻的是小馆子。除却价格便宜，经验告诉我，小馆子不宰客，食材好，灶火旺，掌勺的师傅个个身怀绝技，能做出令人惊艳的菜肴。而且小馆子客人常来常往，热络，活泛，可以不拘小节地高声谈笑，纵酒，吸烟，甚至放屁。还有一点，这样的馆子一般望得见后厨，你相中哪棵葱哪头蒜为你的菜打江山，可指点它们上阵，店主一定会遂你心愿。

从食街主干路岔过去，有一条绿意葱茏的玉簪似的斜街，我选的这家圆木打造的小馆，就像一颗琥珀，缀在斜街尽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食街客人不多，店铺多半冷清，但我进去时，他家却很热闹。有两个男人喝得半醉了，正在划拳斗嘴，一个咕咚：“俩好呀——你丫的。”一个叫嚣：“五魁首呀——你大爷的！”小馆摆的桌子有圆有方，但供客人坐的都是长凳。随客人入店的口罩，像误入笼中的一群鸟儿，有的病恹恹地瘫在桌角，有的软塌塌地挂在客人的一只耳朵上。更多的人把口罩当袖标，戴在胳膊肘上，所以他们举杯时，五颜六色的口罩有点鸟儿挣脱樊笼的意味，向上冲去。我择了西北角的一个空位坐下，点了软煎马哈鱼、黑斑狗鱼炖茄子和椒盐江虾，还有一斤烧酒。其实我知道这时节的马哈鱼来自冷冻箱，不在盛时，但因这是麦小芽爱吃的，所以首要点的是它。

店主是个年纪轻轻的断腿男人，面貌俊朗，穿白色T恤，他摇着轮椅，自如地穿行于餐桌过道，端酒续茶。我进门时，他驾着轮椅从北侧飞快迎到门口，招呼道：“兄弟您请——”然后奔向收银台，那里摆着一紫一白两个玻璃酒罐，紫的是山葡萄酒，白的是土豆烧酒，店主说这是他们自酿的。他说所有的来客进门都可免费喝一盅，男的通常喝土豆烧酒，女的喝山葡萄酒。我说我两个人，所以两种都喝。店主打开白色酒罐的龙头，先接了一盅土豆烧酒给我，看着我喝下，然后又接了一盅紫色的山葡萄酒，摆在收银台上，说等我约的人到了，就端给她喝。我说她已跟我一起进来了，拈起那盅酒，一饮而尽。店主狐疑地看着我，半晌没说出话来。

我坐下后才明白，这青灰的水泥地面，矮矮的收银台和看得见灶房的落地窗，是为了店主的轮椅而特别设计的。

店主见我点了三道菜，提醒我说他家的菜码大，一个人吃的话，一道黑斑狗鱼炖茄子就能把人撑得半死，可以减一个菜，如今挣钱不易，省点儿是点儿。我谢过他的好意，说是喝了两种酒，菜也自然是俩人吃，请他上两套餐具。店主大约领会我的用意了，他不再犹豫，对着灶房的师傅发出号令：“同罗走菜喽！”

流，青草上晶莹的露珠，划过长空的飞鸟，不惧燃烧的太阳，有盈有亏的月亮，踏着泥泞的野鹿，迎风斗雪的苍松，耕田的牛，负重的马，洄游的鱼，等等等等，都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坚韧、美好、不屈和安详，无言地鼓舞了我。

作家和读者最曼妙的相遇，一定是在故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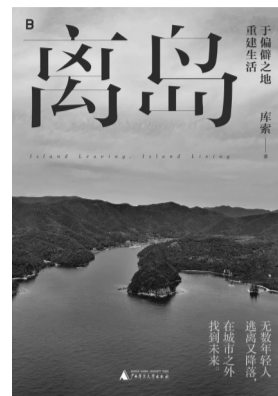
初秋的阳光像一束束丰收的麦穗，有股说不出的芬芳，让人有收割的欲望。

玉就是玉啊，可以碎，但不会化为尘土。可是你呢，怎么就化成了烟啊。

好的故事是无价之宝，千金难买；烂故事是垃圾，臭不可闻。

摆渡人不语，只问我，这故事值这顿饭钱吗？

离岛是一个问题的容器



《离岛》：于偏僻之地重建生活 库索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迟子建全新作品，收录了作家近年来创作的三部中短篇小说。《喝汤的声音》聚焦海兰泡惨案，述说哈喇泊家族三代人在黑龙江畔的生死传奇与爱恨情仇；《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以宋徽宗的幽囚岁月为切入点，展开一场亦真亦幻的相拥与别离、荣辱与兴衰的穿越之旅；《碾压甲骨的车轮》以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失散为引，围绕一株迷雾重重的失踪案，探寻人类心灵世界的烛火微光。

“当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想要逃跑的时候，他们总是去离岛喘一口气。”离岛——远离本土的、隔绝于世的岛屿。每200个日本人之中，就有1个生活在离岛。作家库索历时三年，独自走访了日本最为偏僻的数个岛屿，切入岛国鲜为人知的边缘地带。这里没有超市、便利店、医院或任何娱乐设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半个世纪里急剧流失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空前严重……与此同时，满怀热忱的建设者正为离岛带来转机，如同海风吹来的种子，扎根于泥土深处。

2015年，在一次前往冲绳的旅行中，我第一次接触到“离岛”这个概念。冲绳是深受日本年轻人欢迎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但我发现，对他们来说，冲绳指的不是那霸（他们将那霸称为“冲绳本岛”）。他们会直接飞到更南边的石垣岛，以这个小岛为中心的八重山群岛，是他们热爱的可以潜水和度假的“冲绳离岛”。

当我把冲绳的离岛全都去过一遍之后，就大概懂得了日本人对离岛的浪漫想象。它意味着透明的大海、丰裕的自然、美味的海鲜以及一种与世隔绝的理想生活——悠闲缓慢，自给自足……总之，在游客的认知里，离岛是城市生活的正反面，当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想要逃跑的时候，他们总是去离岛喘一口气。离岛是世外桃源。

离岛，从概念上来说，是指那些远离本土的岛屿。

今天我们谈论日本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其本土由北至南的五个主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即在世界地图中一目了然的日本部分。事实上，日本之所以称为岛国，是因为它是一个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国家。主岛之外还有更多的岛。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分类，除了上述5个主岛之外，其余的岛屿被称为“离岛”。多数离岛处于无人岛状态，但即便是少数的有人居住的离岛，如今也仍有416个。

前些年，日本诞生了一份名叫《离岛经济新闻》的免费报纸，专门为已经生活在或是想要移住到离岛上的人们提供生活和工作情报（可见已经有相当的用户需求）。我在上面读到：离岛人口总数为61万余人，占据日本总人口的0.5%——也即是说，每200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离岛。我对这些人感到好奇：他们为什么生活在离岛上？为什么没有离开？为什么还有新的人移住？冲绳的八重山群岛作为日本最著名的离岛目的地，毋庸置疑已经被高度观光化。可是，除它之外，在那些还没有太多游客涉足的离岛上，人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我用了几年时间去了解离岛。离岛中较为著名的几个，在历史上曾是日本天皇和贵族的流放之地，这一罪名被称为“流刑”。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多数人在离岛上度过了郁郁的余生。离岛成为一处流放目的地，由它的地理位置而决定，如同它的名字中浓缩的意义：被隔离的岛。其偏僻的特性可想而知。但也正是它们在日本国土上的边缘性，使得这些小岛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国际化的地方：它们曾是遣唐使前往大唐时告别日本的离岸之地，也是他们归来时登陆日本的第一站；它们曾经是亚洲海上繁盛的贸易港口，中国人和朝鲜人都在此留下了生活痕迹；它们还曾是江户禁教时期基督教徒的藏身之地，保存着完好的教堂建筑群……这些文化价值令它们在今天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甚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又由于它们远离本土的封闭性，在明治之后的漫长时间里，较少遭受现代风潮的侵蚀，这令它们成为日本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保存得最好的地方。

离岛存在着多元的价值、启示和可能性，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维持人类活动时所面临的问题。在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中，年轻人从农村涌向城市，传统农业和渔业衰落，农村村落解体，传统艺术因为后继无人而面临消失，都是离岛真实面临的困境。

《东北故事集》金句

那些隐匿在冻土深处的故事，以前似乎是浑噩的，如今却鲜润明媚，像熔岩一样漫出地层，闪烁着，跳跃着，让我看到了艺术的霞光。

引领我们进入故事的现实主人公，仿佛就是我们自己，有这样那样的委屈和无奈，但生活依然静水深流，烟火漫卷。

一个人的长夜，注定听了更多这世上雨打风吹的声音；一个人的柴米油盐，自然也浸透着难言的辛酸和苦楚。

青春一去不回头，白发一来不再去。虽说渐渐走向人生的黄昏，但我对文学热望不减。如果说这世上有一条绳索可以缚住不羁的我，那一定是写作。

当然不仅仅是人，还有那山岭间深沉的水